

游记

叩访大师故居

■马承豹

赴北京办事正值三伏天,抽空偕友人重游什刹海,在嘎嘎的蛙鸣声中走近几家绿荫掩映的名人故居,凭吊大师的遗迹,回顾先贤的生平,重温巨擘的辉煌与遗憾,不觉感慨良多。

京剧大师梅兰芳故居在后海护国寺街9号,这个两进四合院占地800平方米,原为清末奕王府一部分。梅先生1951年自上海搬来居住,直到1961年去世。1986年故居正式开放,门额“梅兰芳纪念馆”为邓小平所题。

跨进朱红大门,迎面有一通灰色影壁,四周竹林茂密,树影摇曳,一尊汉白玉半身塑像再现梅大师笑容可掬的神态。故居陈列室保持当年原貌,展出梅家人珍藏的图片、剧本、纪念品等文物3万余件。

幅幅照片见证了梅大师8岁学艺、11岁登台、以青衣刀马旦一举成名、驰骋京剧舞台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梅兰芳共演出剧目170余部,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他更是一位大德懿行的爱国艺人,抗战时他“蓄须明志”、“沪上毁唱”,赢得国人交口称颂。建国后他当选全国文联和全国剧协副主席、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研究院院长,为我国文艺事业建立殊勋。

后院三间北房为大师夫妇的起居室,梅先生使用过的硬木家具和练功用的大镜子、鸽子哨,《梅兰芳文集》、《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和自述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等著作历历在目。墙上挂有当年演出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游园惊梦》等剧照和生活照及与友人的合影,令人想起这位巨星当年的生活情景。

我被梅先生与胡适的合照吸引了,两人笑得那么自然、怡人。我知道,1928年梅兰芳去美国演出,得知胡适曾在美生活多年,便前往请教。胡适热情接待了梅兰芳,详细介绍了美国的风土人情和欣赏习惯,为他出谋划策,使梅剧团赴美巡演空前成功。

功,刮起一股强大的“梅旋风”,中国国粹由此倾倒西方。后来梅旅居上海,胡适每次来沪,他都会热情接待共叙友情。一次胡适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深夜两点要在上海登船。正在外地演出的梅闻讯后连夜赶回,亲自去码头为胡送行。梅先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华传统美德啊!

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在中国科学院为专家们演出《穆桂英挂帅》,成为他舞台生涯的“绝唱”;7月9日,梅被任命中国戏曲学院院长;7月15日他筹备去新疆演出事宜;7月30日,他突发心绞痛被送入北京阜外医院,离家前他久久环顾生活了整整10年的这个幽静院落;8月5日,周总理从北戴河赶回探望大师,病榻上的梅兰芳还牵挂新戏的排演和即将去新疆的演出;8月7日深夜,梅大师昏睡过去,一颗伟大的心脏再也没能苏醒。8月8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宣布伟大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与世长辞。

年仅67岁的梅兰芳匆匆离世,令人扼腕唏嘘!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与德国布莱希特、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称“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他靓丽的唱腔曾醉倒亿万众生,他曼妙的水袖曾划过东西半球,他热情的双手曾握过众多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无数普通百姓,他儒雅亲和的笑靥,就永远定格在故居这尊汉白玉半身塑像上……

什刹海西岸的郭沫若故居占地7000平方米,原为清朝巨宦和坤的后花园。民国时被达仁堂药铺买下作为宅院,1949年后是蒙古国驻华大使馆,1963年郭沫若夫人住,在此度过他生命最后的15年。

大院呈不规则形,进门有两座假山,中间立一尊郭老铜像,旁边有一颗高大的银杏树。北边为二进四合院,院内有腊梅、海棠和葡萄、紫藤之类攀爬植物,左边还

有一月月季园,这氛围挺符合这位浪漫才子的诗人情调。

穿过一条檐廊便进入郭老伉俪的生活区。客厅、办公室、卧室和书房均保留当年模样。身兼学者、诗人、剧作家、书法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郭老,在此读书写作、批阅公文、会见宾客和挥毫泼墨。柜子里摆着郭老生前在此完成的大量著译手稿和收藏的图书,令人想起这位文化巨匠笔耕不辍的传奇一生。

返回前院,我站在郭沫若全身铜像前凝神瞻仰,郭老神态怡然,似在小憩又似沉思。郭老幼女郭平英(也是郭沫若纪念馆馆长)介绍说,父亲生前喜欢在院里漫步或小坐,这是他最难得的休闲时光。我想,那株高大的银杏树应该记得当年发生的一切吧。

郭老生活于此的15年,正值中国政坛波诡云谲的“极左”年代,他也陷入困惑不安悲欢离合的窘境。“文革”之初,郭沫若首当其冲遭到批判,多亏周恩来出面给予特别保护。郭老却从此噤若寒蝉,他自己宣称:“一般人看来我是一个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我几十年来一直写东西,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为了自保,他还违心地撰写了许多赞美“文革”的诗词,但这并未保住他一家的平安。1968年,其爱子、肄业于北大哲学系的郭世英(郭老与于立群所生次子)被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抓走拷问,不日坠楼身亡;三子郭民英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参军,不久自戕身亡……老来连丧两子,郭老备受打击,常常深夜捧着儿子遗物流泪发呆,终于罹患重病,1978年夏与世长辞;半年后,夫人于立群在故居自缢。

回想郭老去世前三个月,他曾抱病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科学的春天》报告,他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春天到来了。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能参加



梅兰芳故居



郭沫若故居

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也需要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科学是讲求实际的,也需要创造和幻想,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都变成了现实……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探索无穷的真理吧……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个科学的春天吧!”

步出树木掩映的王府大院,忆起两位文化巨匠的彪炳勋业,虽已人去楼空,深深的亲切感与沧桑感却挥之不去。遗憾的是,梅兰芳67岁就离开人世,成为中国戏剧界无可挽回的特大损失;郭沫若那《科学的春天》演讲今天已变成现实,但他晚年的表现和遭遇,却见仁见智令人反思。笔者不禁想起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的话:“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可能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可能重新发生……”抚今追昔,此言振聋发聩啊!

品读徐霞客

徐霞客常年在大自然中考察,他不仅钟情于祖国雄伟奇特的山山水水,对一草一石也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这从他喜爱大理石中就可窥一斑。

大理石是中国著名的图纹观赏石,从古至今受到人们的喜欢和收藏。1639年的阴历三月十四日,徐霞客到达大理后,对大理石表现出极大的兴致。他在《徐霞客游记》中的“滇游日记八”中写道:“观石于寺南石工家,何君与余各以百钱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峰峦点缀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

徐霞客在外旅游考察,路费是很紧张的,而一到大理就以“百钱”购买一块小小的观赏石,可见其对大理石的喜爱。

买完石头后,他与何君就遍游大理的崇圣寺(即三塔寺)。他特地观看了嵌在佛座后的两块大理石。这两块大理石,各方七尺(约2平方米),厚寸许(约3厘米),并详细记述了这两块大理石的图案:“北一方为远山阔水之势,其波流澎湃,极变化之妙,有半舟度尾烟汀间,南一方为高峰叠嶂之观,其氤氲深淡,各臻神化。”

这两块大理石,一块有山有水,有波流环绕,还有半舟停靠在烟汀间,一派江南水乡的水彩画;另一块则是峰峦叠嶂,云雾升腾,犹如仙境,似云雾山中的真实写照。徐霞客对这两方石分别用了“极变化之妙”、“各臻神化”的评价。可见,徐霞客是一位欣赏观赏石的高手。

接着,他又写道:“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门外,二门有碑屏一座,其北跌有梅一株,倒撒垂跌间。石色暗淡,而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

苍石即大理石。徐霞客对这一图案是枯梅的大理石也很喜欢。从评价中可以看出他是懂懂书和画的。飞白就是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笔画中露出一丝丝的白底,像枯笔写成的样子。在中国画中,飞白是一种枯笔露白的线条。他用“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就把枯梅的图案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大理,徐霞客还到观赏石收藏家张顺宁家中观看了他的藏品,后写道:“新石之妙,莫如张顺宁所寄大空山楼间诸石,中有极其神妙更旧者……张石大径二尺,约五十块,块块皆奇,俱绝妙著色山水,危峰断壑,瀑瀑随云。雪崖映水,层叠远近,笔笔灵异,云皆能活,水如有声,不特五色灿然而已。”

徐霞客观后认为:“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

确实,大自然的造化是出乎我们人类的想象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比任何画家的画都要高明、生动、灿烂。徐霞客对大理石的赞誉居然道出了“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的感叹!

300多年过去了,今天无数的事实证明了徐霞客的论点。在很多宾馆、酒店、大学、单位等的大门处,往往会竖立一块硕大的大理石图纹石,作为该建筑的“门面”,为其增光添彩。如果有机会参观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你可以留意那里的大屏风中,镶嵌了一块彩画大理石“山河云海图”,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堪称大理石中的精品。

大理石中观奇画

■吴胜利

我下乡当村官的时候,闲来无事,常到村后的小山林去看书,或散步,或跟张莉姑娘聊天。

张莉在林子里散养着三百只土鸡。土鸡个小的,生的蛋也小,壳是绿色的。卖时不论轻重,论个;一元钱一个。因产量小,质量好,基本不愁销路。买主都是不请自来,还常常供不应求。

张莉是个快活的姑娘。她没读过多少书,16岁就跟村里的姐妹去温州打工。打工五年,攒下三万块钱,就在自家的小山林里养起鸡来。从此,村人总能听到她的歌声;给寂寞的乡野增添了些许的活气。

有一段日子,我差不多天天和她在一起。处久了,她的优点也一点点地凸显出来。她健康丰满,性格活泼;而且好像越看越好看。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她。

我原想,一个大学生的村官向一个普通农姑表达爱,应该是一种恩赐,那还不把她喜疯了。却不料,她听后只是一个劲地笑,什么也没说;就借着给鸡群撒食,扭身跑走了。弄得我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想她可能是害羞吧,于是第二天又把头一天的话复述了一遍。她还是不住地笑,但总算吐出了三个字:“你真逗。”说完又咯咯地笑着跑走了。

我窘得无地自容,站在那里好半天一动不动,像根木桩一样。我始终弄不明白,她究竟是什么意思?郁闷之下,我打电话给女同学刘燕,请她帮忙分析一下。刘燕不假思索地说:“如今的女孩,光靠甜言蜜语是哄不住

小小小说

村官

■田正武

的,她们只信真金白银,你这只铁公鸡一毛不拔,谁跟你谈呀。”我觉得有点道理,赶紧掏钱买了一个MP3,送给张莉。

张莉喜欢唱歌,果然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但她只听了半天,就又不还给了我。我失望之极,随手把MP3扔到了坡下。张莉大笑后又捡回来,塞到我的手上,眨眨毛眼问我:“崔哥,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

“要什么?”我傻傻地问。

她朝小山林后指了指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那片荒山种上树,然后在林子里养几万只鸡。”

“嗨,你承包下来不就得了吗?”我轻飘地说。

她摇摇头:“我办不到;也许你行。”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想让我办这件事啊。当即拍胸担保:“行,没问题。不就是一片荒山嘛。”

我到村委会跟支书一说,支书却直摇头。他告诉我,这片山有一百多亩,很久以前确实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可上世纪50年代大办钢铁,把树都砍光了;70年代学大寨又把山地改成了梯田。2006年上面要求退耕

还林,有人就走关系承包了这个项目。但这伙人只拿国家的补贴不干事,6年来一棵树都没栽。现在补贴年限已满,他们干脆拍屁股溜了。

我说:“那就重新包给别人哪。”

“麻烦就在这里。他们和村委会签的合同期是50年,承包费虽然欠着,合同却没到期,吃着茅坑不拉屎。别人来投资吧,他们又要来吃干股。”

“国家的好政策就毁在这些人手里。”我气愤地说。

“有什么办法。除非……”支书欲言又止。

“除非什么?”我忙问。

“除非上面有更硬的关系,把这个违约合同强行撤销。”

我明白怎么干了。

我以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在县委和林业局之间整整跑了一个月,软磨硬泡加上远景规划和投资诱惑,总算把领导说动了心。林办主任还悄悄问我:“小崔啊,你蹲两年就走了,干嘛这么下死力?”

“为了爱情;为了一个姑娘的梦想。”我

神秘地说。

“呵,真够浪漫的。”主任握了握我的手,“祝你爱情成功。”

但我顾不上爱情了。拿到合同只是第一步,还得植树造林哪。我回到城里,四处奔走,发动亲朋好友大帮小凑。最终筹到了50万元。接着买树苗,挖树坑,组建林工班子,忙得都快把张莉这个人给忘了。当20万株树苗全部栽完后,我也累出了一场大病。

病来如山倒。前一刻我还站在山坡顶上指手画脚呢,忽然眼前一黑,就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已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我,我整整昏睡了两天,把我爸妈吓得够呛。

“不过,你那女朋友还不错。”护士又补充了一句,“端屎接尿全靠她了。”

“啥?”我莫名其妙地问。

护士尚未作答,张莉端着尿盆进来了。原来是她。我忙把头偏到一边。

“还不好意思呢。”她附在我耳边吃吃笑着,“你是病人,怕啥?”

我脸红耳赤,讷讷地说:“可我还是个童男子呀,你算什么回事?”

她不笑了,一本正经地说:“我答应你了。你说我能不能碰你?”

“真的?”我心花怒放,一下子坐起来,仿佛病全好了。

回村后,我和张莉把林场和养鸡场合并成一个经济实体,成立了农业发展公司。这时我才觉得,我这个村官当得还有点意思。

随笔

探荷

■方华



并蒂莲

陈培栋摄

那一池荷香,在这个夏日一直诱惑着我。

在生活的夹缝里偷得半日闲,决定去探荷。我知道,在那一汪清波里,一定有一株美丽的情在为守候。

出城,远远地,就望见了那片水域。空气送来清香,正如朱自清所描绘的,仿佛远处高楼上升起的歌声。又如一坛窖藏千年的佳酿,被猝然打开泥封,早醉了我的脚步。

迫不及待地向水边,一池碧荷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不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清水润心,绿叶送凉,燥热立消,尘事顿忘。

莹莹的荷花,或羞怯或热烈或在我面前窥视,像一张张少女粉红的脸。亭亭的荷叶,或舒展或卷曲或平铺在水面,像少女身上婀娜的裙袂。微风过处,花颤叶摇,而整个水面就如一幅抖开的绿色绸缎,柔滑而清凉。

叶下有鱼嬉戏,一有动静,倏然无影。遂想起汉乐府里的句子:“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正想着不见采莲人,一叶小舟就从荷香的深处划了出来。舟上是两个孩童,头上各顶着一片荷叶,一人悠悠闲闲地划桨,一人漫不经心地收扯起水下的渔网。“荡漾木兰船,船中少年。荷花娇欲语,笑人鸳鸯浦。”虽不见纤纤玉罗手,也不见佳人彩云里,却也别有一番画意诗情。

想起儿时的乡村夏日,小伙伴们一个个光着身子,像一条条小泥鳅钻在荷塘里,采菱角、打莲蓬,或在荷叶下躲避炎炎骄阳,或在荷叶间捉着迷藏。那份无忧,那份快乐,仿佛就在眼前。

“新着荷衣人未识,年年江海客。”不免感叹当下都市里的生活,如同一只剥去了莲子的蓬,如此的空洞,如此的失落。于是理解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独上兰舟,花自飘零水自流。对隐身在荷香里的那份乡情,何尝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又何尝不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荷花依旧,青盖亭亭,风过荷举,暗香涌动。在那一缕袭人的香韵里,故乡就是眼前这朵盛开的荷啊,如此鲜艳,如此美丽,依然在水一方为我守候。

“美人笑隔盈盈水,落日还生渺渺愁。”踩着一脉荷香归来,今夜,乡情人梦。

书画长廊



赵采生,中国书法研究院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文联副秘书长、书法协会秘书长;中国台湾美术家协会研究员,东方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书法作品曾入选《精品名人录》、《国际艺术家大辞典》等20余部典籍。

赵采生的作品曾在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军事博物馆、国家科学图书馆等场馆展出,并多次获奖。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央国家机关第三届职工书画作品展中,赵采生书法作品获得二等奖。他曾接受中央电视台有关书画、装裱艺术的专题采访和报道。其作品被许多国家博物馆、纪念馆及个人收藏。

